

中共中央党校两条路线斗争概况

——李广文同志贯彻执行了以毛主席
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中共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毛泽东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庸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红旗》社论

一、前言

中央党校阶级斗争盖子，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康生同志直接指导下揭开的。是在十六条公布之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公布之后揭开的。

李广文同志在党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李广文同志为代表的革命左派，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跟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始终把斗争锋芒对准以林枫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前，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为了贯彻执行十六条，为了贯彻执行《红旗》十三、十四期社论精神，为了斗倒、斗垮、斗臭林枫、贾震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集中力量彻底批判林枫一伙长期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

除它的恶劣影响，为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扫清道路。

跟我们持相反观点的紅战团实际负责人，极力煽动群众情绪，挑动群众斗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李广文、武葆华、智純同志等革命左派。我们同紅战团实际负责人的这种辩论，是党校一直存在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尽管有人想否认，但一切革命同志終将认识到这一点。

十一月二日，紅战团大量印发了名曰《中央党校李广文同志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宣传提纲，以及后来从这个提纲鋪衍开来的宣传材料，除了顛倒黑白、歪曲事实之外，剩下的就是捏造和谎言。紅战团实际负责人企图用它来欺骗、蒙蔽校外不明真象的同志，不敢在党校内部散发。这种做法，本来就说明了紅战团实际负责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心亏理缺的虚弱本质。

红旗战斗队应校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撰写这个宣传材料，对党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努力作出如实的介紹，以便有助于广大革命同志对党校阶级斗争的正确了解。

二、党校尖銳、复杂的阶级斗争历史

康生同志指出：党校的阶级斗争盖子又深又厚又大。这是康生同志对党校尖銳、复杂的阶级斗争历史和现状作了科学的、正确的概括。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一指示和启发，至今还不太懂得，不太清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同志既不愿虚心领会康生同志的指示精神，又不肯花工夫认真研究党校阶级斗争的现状和历史。却胡说什么：康生同志“把党校阶级斗争神密化”，誣蔑康生同志“不相信群众”。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論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中央党校从它的前身马列学院成立（一九四八年）那天起，就貫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无论是楊献珍、王从吾，还是林枫，都是积极地、忠实地貫彻执行了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是一伙，结党营私，背着党中央搞独立王国；在党校则

招降納叛，培植勢力，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背着黨中央把中央黨校變成為“楊家黨”、“林家鋪子”，變成為反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

中央黨校一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毛澤東思想，是有歷史根源的：

一九四八年，借口學習馬、恩、列、斯著作，抵制、反對學習毛澤東思想；片面強調馬克思、恩格斯已解決了全部革命問題，竭力貶低、否認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系統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一九五三年，楊獻珍一伙提出臭名昭著的“學習理論，提高認識，聯繫實際，改造思想”的十六字修正主義教學方針，明目張膽地對抗“七大”關於全黨幹部必須大學毛澤東思想，黨校必須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規定。

一九五三——一九五五年，楊獻珍提出了“綜合經濟基礎論”，企圖挽救即將被打敗的資本主義經濟，挽救小農經濟，與一九五二年黨中央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相對抗。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光輝著作，康生同志指示黨校把其他課程停下來，集中力量學習這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楊獻珍一伙竭力加以抵制，拒不執行中央指示，反而進行所謂“整風學習兩不誤”，“先搞經濟問題，再搞政治問題”，以此對抗中央整風反右、開展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說這幾年辯證法在中國大發展。楊獻珍卻宣傳思维與存在沒有同一性，說什麼這幾年唯心主義大發展，直接與毛主席思想相對抗，反對人的思想革命化，實際生活革命化，反對唯物辯證法。

一九五八年，黨中央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人民群众在總路線的鼓舞下，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出現了高度表現我國人民革命精神面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偉大創舉。中央黨校一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却去收集反黨材料，反對三面紅旗。一九五九年，他們反三面紅旗到了瘋狂的程度，一直到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還在攻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一九六二年，在王從吾主持黨校工作時，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

子××直接指揮下，党校刮起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三股妖风，公开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楊献珍一伙却大力宣传“合二而一”謬论，鼓吹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

一九六三年，林枫来党校当校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积极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政治上，林枫为楊献珍完成反党翻案活动。包庇、支持楊献珍从中央党校讲台上抛出“合二而一”的修正主义謬论，嚣张地跟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形势、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讲话相对抗。一九六四年康生同志指示必须彻底批判楊献珍的“合二而一”修正主义謬论，林枫拒不传达康生同志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对抗康生同志，极力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学术讨论”，包庇楊献珍，打击艾思奇等革命同志。一九六五年林枫贩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四清”黑貨，抵抗《二十三条》。

在思想上，林枫采取改头换面的手法，继续贯彻所謂“十六字”修正主义教学方针。灌輸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提倡“奴隶主义”。对广大学工人员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对坚持原则的革命左派，则进行排斥、打击、迫害，必致其死地而后快。

在组织上，上面，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紧密勾结；下面，进一步结党营私，大批调用亲信，把他们安插在各单位、各部门；积极培植势力，发展党羽，把党校控制得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成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林家鋪子”。

从党校阶级斗争历史来看，每一个时期都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林枫来党校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虽然，这条反动路线一直遭到以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党校的革命左派艾思奇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但是，中央党校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他们的后台支持下，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在党校的政治生活中始终起着统治作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广文、武葆华、智純等同志勇敢地、坚定地起来跟林枫作斗争，这是党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今天的继续。这是拥护毛泽东思想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三、林枫千方百計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在党校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整个党校看不到毛主席象，见不到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思想没有地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枫变本加厉地推行他一直在贯彻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开始就明目张胆地抗拒、破坏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林枫不组织学习，反而放暗箭，攻击姚文元同志。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再次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艾思奇同志及时把这一指示传达给林枫，林枫拒不下达，公然抵制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林枫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汇报提纲》还没有出笼之前，就竭力吹捧，贩卖黑货，妄想把文化大革命这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引向邪路，镇压革命左派。

一九六六年二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手炮制的臭名昭著的《汇报提纲》出笼，抛出“五个法宝”，企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入纯“学术讨论”的歧途。三月十日，林枫一伙又积极在党校传达、讨论了这个《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四月，林枫老婆郭明秋向“批判”小组布置学习李东石(李琪)、向阳生(邓拓)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前北京市委刚抛出假批判真包庇的《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林枫迫不及待地组织学工人员学习，并破例临时增购《北京日报》分发各支部。

一九六六年五月，高炬、何明文章发表，戳穿了《前线》、《北京日报》的大阴谋、大骗局，向“三家村”一小撮黑帮猛烈反击，林枫惊恐万状，不敢组织学工人员学习。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指示广播聶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但是，林枫一伙负隅顽抗，不准校内外革命串联，企图扑灭党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党校武葆华等近百名革命青年，在毛泽

东思想鼓舞下，第一次冲破严密的封鎖，在林枫一伙召开的布置文化革命学习大会上，向以林枫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但是，这些革命青年却遭到了残酷鎮压，一些革命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小黑帮”、“危险分子”等，出现了党校历史上有名的“六·五革命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林枫、郭明秋违犯党紀国法，扣压、私拆革命群众李太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党校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信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二十九日，康生同志两次严厉批评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賈震压制群众、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林枫一伙拒不传达康生同志的批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青訓班学员、革命闖将智純同志，貼出了《革命同志们好好深思》的大字报，炮打以林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智純同志遭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严重的围攻和迫害。他们对智純同志进行威胁利誘，跟踪盯梢，围攻斗争，限制行动自由，連打电话都有人躲在衣柜里偷听。誣蔑智純同志是“小毒蛇”、“小黑帮”、“第二个林希翎”、“右派分子”等，企图再一次扑灭党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

林枫为了把党校文化大革命引向邪路，还从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严密控制党校革命群众。

1、口头上喊学习毛选，实际上不安排时间，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2、派遣亲信到各单位加強“领导”，建立官办的“文革办公室”，控制全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规定大字报必须由支部审查，张贴由林枫亲信控制的大字报组安排。

3、一套严密的联络员制度，收集群众的所謂“越規”思想。

4、引导写墙报、小字报，开展所謂“学术讨论”。

5、阻止校内外革命串联，連探亲訪友都不許进入校門。

6、利用一切宣传机器，为林枫歌功頌德；抗拒中央指示，抗拒康生同志的严厉批评。

7、竭力煽动群众情緒，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革命左派，在群众之间制造感情上的对立。

林枫这一套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在他被揪出来之前，一直在继

續着。七月底、八月初，各大专院校工作组开始撤离，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在批判。党校林枫一伙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还在猖狂地对抗《十六条》，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十六条》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公布了，直到八月十五日之前，党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終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

四、李广文同志在林枫的白色恐怖下进行坚决斗争

李广文同志，一九六三年从山东来党校学习一年，留校后，任校委委员、一部主任，不久（一九六四年），就到河南“四清”。以后（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他又在北京海淀区“四清”。在“四清”中，李广文同志执行了《二十三条》，抵制了××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六月底，从农村“四清”返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毛泽东思想研究小组支部书记。

到校不久，李广文同志即发现党校的文化大革命有问题。但是，在林枫反革命统治下，当时党校一片白色恐怖，只能对林枫歌功颂德，稍有半点怀疑，马上有人告密而遭致林枫一伙的围攻、打击、迫害，就有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黑帮”的危险。李广文同志面临这样的高压统治，为了党的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益，没有丝毫妥协。

他热情赞扬“六·五革命事件”，支持武葆华等同志的革命行动。七月十日智纯同志的大字报还没有贴完，即遭到林枫有组织的围攻；李广文同志挺身而出，支持智纯同志的革命大字报，批评校委违反中央路线，不敢引火烧身，不敢正视智纯同志的革命大字报，反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围攻一个革命青年，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李广文同志还当面指名严肃批评了林枫《关于四清和四清中办党校》的所谓“九·二”报告，并指出它是修正主义的。

李广文同志一面在黑校委内部跟林枫一伙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另一方面，积极跟工人、干部串联，支持工人同志写革命大字报，对党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有力的揭露。同时，不断向党中央汇报党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争取中央的领导，另外在毛泽东思想研究小组，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批判林枫的亲信、反动

路线的忠实支持者江流压制群众、包庇范若愚的行为。

李广文同志的革命行动触怒了林枫，七月中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借成立“文化革命办公室”，撤了李广文同志支部书记的职；派遣亲信收集和整理整李广文同志的材料；偷听李广文同志跟群众的谈话；林枫党羽，为了谄媚主子，向林枫告密，出卖李广文同志光明磊落的革命串联；造謠言，放暗箭，中伤李广文同志，誣蔑李广文同志爱“搞小动作”、“有野心”、“搞阴谋”等等，企图把李广文同志跟广大学工人员隔絕开来。

八月七日，在支部书记會議上，林枫有組織、有计划地围攻李广文同志。八月十一日，在支委以上干部会上，林枫又亲自指揮，对李广文同志进行更为激烈的围攻。

但是，林枫失敗了。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康生同志的支持下，李广文同志于八月十五日貼出揭发以林枫为首的黑校委内幕的革命大字报，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初步揭开了党校阶级斗争盖子。

李广文同志貼出革命大字报后，林枫一伙慌了手脚，又施毒计，企图通过大会，利用大部分群众还不明真相，把李广文同志打下去。

八月十五日林枫召开大会，在会上，耍阴谋、放暗箭、造謠言，中伤李广文同志，说自己在一个文件里发现李广文同志是一九六二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给翻的案。一批保皇派马上貼出要追李广文同志的所謂历史问题的大字报。

八月十五日晚上，黑校委副校长龔逢春囂张地叫喊“要和李广文斗争十年”。

八月十六日，林枫死党、组织处处长楊长春在会前组织人力，布置亲信在大会上围攻李广文同志。黑党委常委李葵元阴谋策划，对大会提出两点建議，把揭发、斗争林枫的大会控制在林枫手中，一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皇派紛紛粉墨登台，为林枫歌功颂德，小罵大帮忙，胡说什么“林枫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的”，“林枫只是沒有当好班长”，“林枫民主作风不够”等等，只字不提林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而对李广文同志则进行围攻，一再提出声色俱厉的质问。中午，在保皇派的策动下，聚众围攻李广文同志，誣蔑他反毛泽东思想。

八月十六日晚，组织处处长楊长春召开黑会，进一步策划对革命左派的反扑，密謀到深夜，又派人向林枫汇报，听取黑指示。

八月十七日，大会一开始就出现了混乱。李广文同志紧紧依靠了革命群众，依靠康生同志的指示：“党校领导，过去对李太友同志‘重重压力’，‘层层围攻’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是同毛泽东思想，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相违反的，你们应当彻底揭发，严肃批判这种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逐渐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把斗争锋芒指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

八月十八日，林枫登上天安门。林枫的死党及其爪牙，大肆宣扬林枫没有问题，中央信任他，了解他。群众的革命热情则进一步高涨，下午成立了“红旗战斗队”。晚上，李广文同志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革命群众串联大会，群众革命热情继续高涨。当晚，党史教研室等支部的革命群众造反，打倒了为林枫反革命统治卖力的党支部。

八月十九日，继续开大会，群情激愤，控诉林枫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罪行。

八月二十日，林枫一伙及其爪牙见势不妙，又阴谋挑动，群众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保皇派乘机把水搅混，撤了主席台，在台上叫嚣“把李广文轰下去”。大会无法继续进行。

但是，林枫企图在大会上把李广文同志打下去的阴谋又一次遭到失败。以林枫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进一步耍阴谋，蒙蔽群众，通过各种形式继续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十六条，极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他们打击革命左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五、第一次大动荡、大分化、大辩论

林枫被揪出来了，林枫是不是黑帮？李广文对林枫进行了坚决斗争，李广文同志是革命左派还是政治阴谋家？这是八月二十日以后争论的两个题目，其实质是主攻方向之爭，是主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枫呢？还是主攻革命左派李广文同志？

在大辩论中，各单位、各组织不断分化。以观点异同组成的群众组织纷纷出现。从观点来分，争论最激烈的是两派。红旗战斗队及其它革命同志明确认为林枫在文化大革命中镇压群众革命运

动，是反革命行为；林枫政治上一贯反毛泽东思想，组织上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伙，可以肯定林枫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广文同志依靠群众，执行中央指示，同林枫作坚决斗争，方向是正确的；在山东工作期间跟高饶反党集团作过坚决斗争，对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反党宗派活动也作过坚决斗争，李广文同志在斗争中虽遭受多次严重打击、迫害，但没有丝毫动摇。说李广文同志历史上犯过多次错误，纯系林枫恶毒造谣中伤。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支持革命左派李广文同志，把斗争矛头对准以林枫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八月二十二日成立的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某些负责人为另一方，他们违背这个队广大队员主攻林枫的革命意愿，他们借着揭发贾震为名，把斗争矛头对准革命左派李广文同志，对李广文同志散布种种怀疑和不信任；进行种种攻击，诬蔑李广文同志是“政治投机分子”、“大扒手”、“反革命分子”、“四天来，干尽了反党反中央反人民的反革命勾当”、“阴谋篡夺领导权”等等。他们对林枫则认为“是不是黑帮还不能定”，他们有的负责人还在群众之中高喊“林枫同志”。他们干的这一套，正是林枫一伙要干的，林枫死党杨长春在交待材料里就供认不讳：“虽然也说揭林（林枫），同时也要揭贾（贾震），实际上……打击李广文”。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共产主义红卫兵，它的领导人（亦为联合造反队主要负责人）在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思潮影响下，有的作法走得更远，他们提出“造一切人的反”、“李广文是大阴谋家”、“向红五类子弟投降”、“红色恐怖万岁”等一系列错误口号。联合造反队负责人种种作法，违背了广大队员的革命意愿，违背了十六条，违背了主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大方向，很快失去了群众，广大队员和各小组纷纷贴出大字报，声明退出这个组织，于是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很快就解体，在无声无息中，不告而散。

特别是八月二十八日、八月三十日康生同志两次接见各派意见代表，给大家指出党校的阶级斗争盖子，使广大群众对党校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广大群众迫切希望组织起来，迅速开展对林枫一伙的斗争。

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某些领导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但又不敢公开违背群众要求，他们就隐蔽下来，进行紧张的个别“串联”，

一待气候相宜，东山再起。这样，第一次大辩论，就暂时告一段落。

六、李广文同志在联席會議中坚持貫彻 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九月六日，李广文、武葆华、智純等同志在全校绝大部分革命群众呼吁、支持下，由他们召集各单位代表，举行联席會議，就成立文革筹委会等工作进行协商。这次會議上，就联席會議任务达成了两点協議：①积极筹备文革筹委会产生；②经过协商，多数代表取得意见一致后，处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联席會議代表来自各单位，代表着各种不同的立場和观点，因此，联席會議就成为全校各种意見斗争的一个場所。

联席會議充滿着斗争，几乎在每一个具体問題上都有着針鋒相對的斗争。

首先，关于联席會議有无一定权力問題。为了及早促成交革筹委会的成立，多数代表认为，经过协商意见一致后，應該有处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权力。有的代表则反对，还发表了备忘录，扬言不受联席會議任何約束。

第二，关于文革筹委会委员候选人的条件問題。大多数代表认为要貫彻阶级路线，要按照《十六条》办事。有的代表则坚持，文革领导人必须是“紅五类”。

第三，成立材料調查组問題。由于对文革筹委会产生的困难估计不足，从各单位抽人也有困难，代表们同意材料组在文革筹委会产生后再成立。后来根据广大群众要求，又达成協議建立材料组。有的代表无理批评联席會議不作材料工作，又坚持不同意联席會議有成立材料组的权利。

第四，联席會議常常在議程上爭論不休，多数代表主张联席會議讨论、协商有关全校的重大問題；有的代表偏偏提出先讨论解决明明有不同观点、分歧意见的具体問題。因此，联席會議往往在多方阻拦下达不成協議。

联席會議虽然有着重重困难，每走一步都遇到了巨大阻力，但是革命左派李广文、武葆华、智純同志和多数代表一起，在广大革命学工人员的支持下，仍然艰难地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

首先，联席會議领导全校革命的学工人员，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头子林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九月十六日晚上，联席會議代表猛烈地斗争了林枫，继而在九月十九日到九月二十一日，連續三天大会斗争林枫。在会上，广大群众以极高的革命热情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在组织上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线关系；在政治上，一貫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通过大会，林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更加暴露了。林枫的伪装彻底被撕掉，林枫在革命群众中彻底臭了。

在这三天的大会上，革命学工人员还把企图进行政治投机、林枫头号帮凶賈震揪上了台，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大会上，对林枫的死党龔逢春、李一非、黃宣文等也进行了斗争。

与此同时，各单位先后斗争了一批林枫的死党和保皇派中的頑固分子。

其次，联席會議在国庆前夕，号召广大群众开展“大讀毛主席著作，大挂毛主席象，大树毛主席語录牌”的三大运动。九月二十九日，开了全校誓师大会，全体出动，人人动手，经过大家努力，校园顿时焕然一新。同时，掀起了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第三，国庆节以后一場新的大辯论，逐漸在公开。十月八日，联席會議作出了包括开展大学毛主席著作和林彪同志讲话、《紅旗》十三期社论为前提的四大运动等四项決議。十月十日，联席會議明确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彻底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枫、賈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辯论，并且通过了给全校学工人员的倡議书。以李广文、武葆华、智純同志为首的联席會議大多数代表，一向主张并支持开展群众性的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辯论。

第四，作为联席會議的主要任务，是筹备文革筹委会的产生。联席會議在此期间也做了一定的工作。经过努力，到十月八日，产生了代表十三名（全部代表为十九名）。文革筹委会至今沒有成立，决不是因为李广文同志等革命左派工作不力，而是由于林枫长期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影响，它正在以各种形式，利用各种条件起着阻碍作用的緣故。

此外，作为联席會議的办事机构联席會議办公室，接待了大量的

來訪、來調，處理了來自各地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信件，組織了參觀、外出聽報告等工作。還恢復了大字報組工作，設立了內部大字報室。

聯席會議及其召集人，在四十天（自九月六日——十月中旬）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有的，但与整个工作比起来是第二位的，更不是路线错误。联席會議大多数代表及其召集人李广文、武葆华、智純等同志，是坚决貫彻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七、第二次大動蕩、大分化、大辯論

从十月初开始，逐渐公开了一場孕育已久的大辯論，这是第一次大辯論的繼續。到十月中旬辯論趋于激烈，队伍分化就更大，原来持中间态度的人也都表示了态度。经过底下长期活动，十月二十五日紅戰團正式成立，辯論达到高潮。十一月十四日紅色聯絡站成立，這個組織基本上同意紅旗战斗队的观点。与此同时，出现了跟紅色聯絡站相抗衡的革命串聯会。全校陣營清楚，观点鮮明，針鋒相对，进行着激烈的辯論。

这次辯論，是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认真思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

紅戰團实际负责人，打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继续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帽子硬扣在貫徹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左派李广文同志身上。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对准革命左派，要把革命左派李广文同志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这样就使这次辯論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为了把李广文同志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紅戰團实际负责人，从紅戰團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进行大规模的煽动群众、欺骗群众的活动。

十月二十六日，把《彻底批判李广文同志八·一五以后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巨幅标語貼到天安門、火車站。

十一月一日晚，两个工人同志发生爭執，一方乱给另一方扣上“污辱毛主席”的帽子，另一方受不了，动手打了对方一拳。紅戰團实际负责人故意扩大事态，次日清晨，在广播中大肆宣嚷：“这是严重

的反革命事件”，“是李广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李广文是罪魁祸首”。他们还发出“紧急呼吁”，召开“声讨”大会，敲锣打鼓游行示威。

十一月二日，校外大量散发以歪曲事实、捏造和谎言为基础的所謂《中央党校李广文同志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传单。

十一月二日，一个印刷工人当着紅战团战士面拿了他们几张在外面大量散发的宣传提纲，便被扣上“政治盗窃犯”的帽子，叫喊这是严重的“政治盗窃案件”，进行大肆渲染，还到联席會議去提出“強烈抗議”，进行围攻……。

十一月七日，紅战团实际负责人，一方面組織走訪《紅旗》杂志社寻取支持，一方面組織以“走訪”为名，突然袭击李广文同志。

十一月八日，紅战团召开“彻底批判李广文同志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会上宣讀了有着严重原则错误的所謂“走訪《紅旗》杂志社谈话记要”，这个《谈话记要》是经过紅战团某些负责人加工的。在会上，他们还大肆吹捧中宣部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让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发言，并以喧嘩、呼哨、唱歌、掐断扩音器电源等做法加以阻拦。

十一月九日，一再广播了盜用《紅旗》杂志社名义的所謂《谈话紀要》。

十一月十日，用大字报公布了这份《谈话紀要》，并鼓吹为这是从“中央机关刊物”《紅旗》杂志社走訪来的，是“中央政策”，对领会《紅旗》第十三、第十四期社论有帮助。下午在紅战团实际负责人的操纵下，有二三百人去李广文同志家斗争李广文同志，高喊“把李广文揪出来”，“打倒李广文”，有人还散布：“矛盾性质已经轉化”。

十一月十日晚，在紅战团实际负责人的組織和指揮下，受蒙蔽的紅战团广大团员去中南海“告状”，露宿二夜一天，在中央负责同志批评以后，冷冷清清地“凱旋而归。”

十一月中上旬，在紅战团实际负责人授意下，紅战团一些人非但不执行中央指示，反假借大串联名义，鼓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冲进党校，并在外单位的群众中造謠：“对外不开放是联席会自己决定的”，“中央根本没有指示”，“紅旗战斗队反对大串联”，紅战团某些

负责人为了自己偏见所需要，竟不择手段，借以打击兄弟战斗队。

十一月十九日，紅戰團实际负责人，带领一百多人，去《紅旗》編輯部喧嘩、取鬧，围攻《紅旗》文革組成员、接待組负责人李惠让同志。

紅旗战斗队反对紅戰團实际负责人的观点，反对他们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做法。紅戰團实际负责人这样做，完全违背了《十六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必须彻底批判。

我们紅旗战斗队主张，凡是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都要遵照《十六条》指示的“在辯論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办法”进行充分的大辯論。紅旗战斗队在紅戰團成立不久，即以公开信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们始終欢迎紅戰團团员跟紅旗战斗队队员开展以事实为根据，充分说理的辯論，至今也不改变这一想法。紅旗战斗队坚信：通过辯論，革命群众一定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八、駁紅戰團的所謂《宣传提綱》(上)

毛主席说：“我想，我們應該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沒有老實态度是根本不行的。”紅戰團实际负责人在当前两条路线大辯論中的作法，是完全违背毛主席这一教导的。他们不摆事实，不讲道理，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而是采取极不正派的手法，捏造事实，制造谎言，顛倒黑白，斷章取义，捕捉片言只語加以歪曲、夸大、渲染，竭力把李广文同志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用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十一月二日紅戰團散发宣传提纲和以此为基础的其他宣传材料，就是采用了他们惯于采用的手法撰写的。为此，紅旗战斗队有必要对这个宣传提纲中主要之点作出澄清和駁斥。

(一) 駁所謂“王季山同志挨了斗”

王季山同志，在八月十五日前，被林枫一伙挑选当收集群众思想的联络员。党校阶级斗争盖子揭开后，王季山同志在组织处、党委办公室当文革小组长。后来又是“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原党委办公室、组织处是林枫一伙对抗中央、鎮压革命最得力

的工具。王季山同志担任这个单位的文革小组长之后，没有认真组织对林枫心腹人物的坚决斗争，促使他们揭发交代问题。相反，王季山作为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主要负责人之一，却大量散布革命左派李广文同志的流言蜚语，准备收集革命左派的材料。八月二十日，王季山在各单位代表会议上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同志，他拍桌子质问李广文同志：“李广文！你是什么人？你以什么资格召开的这个会议？你想干什么？这是阴谋会。我们是来和你作斗争的，是来戳穿你的阴谋的。”会后，王季山同志严重地歪曲了李广文同志在会上的讲话，抛出了他们的影响极坏的大字报——《揭发李广文的大阴谋》。

李广文同志在会上谈到他同林枫斗争的时候说：“贾震的问题也很严重，他和林枫一伙过去干了不少坏事。我在大会上也说过，他是林枫的头号帮凶。我到党校时间短，林枫的问题、贾震的问题，要我具体揭发，也揭不出来。”王季山同志在他们的大字报中歪曲为：“林枫的问题，让贾震揭发，让我揭发，都揭发不出来。”李广文同志说：“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思想上的斗争，应该摆事实，讲道理。为什么有人利用职权，让把桌子、椅子搬走呢？这是阿Q的胜利嘛！”（按：八月二十日上午斗争林枫的大会上，保皇派向革命左派反扑，十分猖獗地在主席台上叫喊：“把李广文轰下去！”）王季山同志抓住“阿Q的胜利”这一句话大作文章，说这是罵工勤人员等等，以此挑起工勤人员对李广文同志的不满。在大字报中，王还指着李广文同志，要大家“謹防扒手”。王的大字报贴出后，保皇派视若珍宝，到处借此煽动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王季山同志本人后来也表示：“我们单位虽然斗争了（林家死党保皇派），但有方向性错误，甚至很严重。大字报（即王所写的《揭发李广文的大阴谋》）完全歪曲了事实。”

八月底、九月初，组织处、党委办公室的同志在王季山等同志的组织和安排下，传达和学习康生同志接见党校各派意见代表的座谈会上的指示。在学习时，同志们针对运动情况和个人的思想认识作了自我检查。有两个同志批评了文革小组的工作，指出有方向性错误。革命群众对本单位文革领导人提出意见和批评，是完全必要的，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但是，文革小组一负责人不仅不接受，反而大发雷霆，压制群众意见，说这是“政治陷害”。这就是红战团宣传提

纲中所渲染的“王季山同志挨了斗”的经过和事实真相。

紅战团一些领导人为给李广文同志开列罪状，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说什么李广文通过他的爱人郑筱丛坐鎮組織处，对王季山“組織了連續几天的批判和斗争”。郑筱丛是組織处的干部，抽调到校外搞文化大革命，九月一日才返回本单位，当时她根本不认识王季山同志，更不知道王的言行。她在学习座谈会上只作了一些插话，介紹了一些情况，根本没有对王提出过什么批评。在改选文革小组时，郑筱丛同志还首先提出王季山同志可以繼續当选。因此，所謂的連續組織了“批判”和“斗争”純系无中生有的捏造，不值得一駁的。

（二）所謂“刘海藩被打成了反革命”

刘海藩，二十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中由林枫一伙选派到大字报组工作，专事执笔《大字报情况簡报》。这个簡报在校內只发给黑校委委员等十八个人。是欺騙中央，鎮压革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之一。刘海藩在林枫统治下写了很多攻击革命群众的簡报，参与整理革命左派智純、武葆华的材料，给林枫干了不少坏事。

林枫被揪出来后，刘不但不觉悟，反而情緒对立，工作消极，积极攻击革命左派，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八月十五日后，大字报组一部分群众加入红旗战斗队，成立卫东小组，刘对此大为不满，散布“红旗（战斗队）想夺我们的权”的謠言，并挑拨性地说：“大字报组这个陣地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掌握领导权，不能失掉这个陣地。”在刘的活动下，终于合并了卫东战斗小组，刘海藩也由此掌握了大字报组的领导权。

刘海藩在担任大字报组领导人后，沒有认真地抓大字报组工作。在林枫时期，每天一期大字报，但在他担任近半个月领导时，仅仅在同志们督促下出了一期共四篇的《大字报选輯》。康生同志早就号召“彻底揭发、严肃批判”林枫一伙“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但刘海藩除写了一张“建議砸摊子”的大字报外，一直不揭发北京市最突出、最压制革命的，实行资产阶级白色恐怖，压制左派的大字报组罪恶。有同志要求公布“过去统计的大字报数字”，揭发林枫一伙的罪恶。刘海藩则断然阻止说：“这是保密的，沒有领导同意不能随便说，这是组织性、纪律性”。

刘海藩成了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主要负责人后，他的一切言行

直接违背联合战斗队宣言。他在公众集会上不讲主攻方向林枫，大肆散布对革命左派李广文同志的不满、怀疑和不信任。说“现在是什么，还不能定，得运动完了的时候再定”，“是左派，就拥护；是中间派，就反对；是右派，就打倒”，“李广文同志历史上有问题”等等。为了攻击李广文，甚至不惜传布谣言：“中央有个通知，规定司局长以上干部不能担任文化革命的领导职务”，为林枫死党传布对李广文同志的中伤，说李广文“搞小动作”。他还布置人收集革命左派李广文同志的材料。

刘海藩还硬把革命左派武葆华、智纯同志同林枫头号帮凶贾震扯拉在一起，借以在群众中制造混乱。他造武葆华同志的谣：“武葆华参加贾震的五人小组，他和贾震的关系多了一些”。造智纯同志的谣：“智纯与贾震的关系多了一些，与贾震的界限开始没有划清……。”刘海藩还很抵触地说：“智纯是什么人，如果她当国家主席，我就解甲归田，就是她当了国家领导人，我也不能服从她的领导。”

在五十人座谈会上，康生同志严厉批评了刘海藩，并责令他停职彻底揭发大字报组的问题。我们认为，康生同志的批评是正确的。康生同志严厉批评了刘海藩，但没有把他当成反革命。刘停职反省后，联席会议没有讨论过刘的问题，联席会议的九人小组也没有研究过刘的问题，联席会议的召集人都没有说过刘海藩是“反革命”，也根本无人整理过刘的任何材料。红战团《宣传提纲》中说：“李广文同志领导的联席会议还派人指示刘所在的单位（大字报组）斗争刘。”纯属捏造。刘停职反省后，他参加了校文革筹委会的选举，参加了32111英雄钻井队的报告会和讨论。提纲中的所谓“剥夺了刘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限制了刘的自由”等等也纯属捏造。

红战团实际负责人肆意宣传刘被打成“反革命”了，一再呼吁要为刘平反，并且说这个问题“牵涉到党校运动的方向”。但是对在运动初期被资产阶级当权派林枫打成“反革命”、“右派”、“黑帮”并被整理了黑材料的革命左派智纯、武葆华、李广文同志的平反却不积极，甚至还要反对。每一个革命同志不禁要问：你们是在想干什么？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你们想把运动引向何处？

（三）所谓“压制打击毛泽东共产主义红卫兵”

毛泽东共产主义红卫兵是由青训班一部分学员组成的，他们是

要革命的。但是，八月十五日前，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的蒙蔽和欺骗下，他们的负责人是围攻打击革命左派智純同志的“先锋”。

党校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资产阶级当权派林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毛泽东共产主义紅卫兵有人却公开表示：不相信林枫是黑帮，其负责人还称之为“同志”。他们对待革命左派则继续采取排斥、打击的态度。他们说革命左派智純同志“就是她对了，我也不承认”。贬低智純同志的革命大字报，说是“瞎猫碰死耗子”。他们大罵革命左派李广文同志是“阴谋家”、“野心家”、“政治扒手”、“投机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疯狗”……，要斬断他的“魔爪”，“不許乱咬人”，从八月十五日一直罵到现在。

在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思潮影响下，他们走得更远，以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提出“紅色恐怖万岁”、“向紅五类子弟举手投降”、“造一切人的反”、“造反有理，造错了也有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基本如此。”等错误口号。把自己封为“天生的造反者”，比做“太岁爷”，谁要反对他们形“左”实右的错误观点和作法，他们就不加任何区别，一概罵之为：“混蛋、王八蛋”、“王八羔子”、“狗崽子”、都是“愚蠢的糊涂虫”、“地地道道的白痴”。

他们鼓动不明真相的校外紅卫兵到党校造反，把党校人员臭罵一通，说，“党校除了你们（毛泽东共产主义紅卫兵）之外，从头到脚都烂掉了，沒有一个好东西”。他们支持鼓动农民群众捉人、斗人、打人。他们的代表在农民“斗争”党校一革命同志的大会上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斗争，×××在党校干了許多坏事（該同志在校委盖子揭开前，貼了揭发林枫反党罪行的大字报），你们要揭深、揭透、斗倒、斗臭，打翻在地上，还要踏上一只脚”等等。

毛泽东共产主义紅卫兵负责人一系列的错误言行，广大革命学工人员对他们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劝告和必要的批駁，这是无可非議的。

紅战团实际负责人为偏见需要，竟然不顾事实，顛倒是非，一面美化毛泽东共产主义紅卫兵，把他们打扮成革命的旗手；一面又把他们粉裝成可怜的受迫害者，借以制造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加到革命左派李广文同志头上，这完全是捏造和謊言，拿不出一点事实

来，无非是要扰乱群众，挑动对立情绪罢了。

(四) 所謂“李广文同志是瓦解‘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的主謀”

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是党校八月下旬产生、八月底即告解体的一个群众组织。这个组织存在之所以如此短促，完全是因为它的主要负责人违背了《十六条》，违背了它的宣言和这个组织的绝大多数群众的革命意愿，把斗争矛头对准了革命左派，而不是指向以林枫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八月十五日，校委黑幕揭开了，广大革命群众为之欢欣鼓舞，纷纷贴出支持的大字报。但是，站出来反对，也是唯一的公开站出来坚决支持林枫黑校委的，就是不久以后成立的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的总队长。他把目无党纪国法、扣压私拆群众写给毛主席的信的林枫老婆郭明秋捧上天，说成是“我们的好领导”，“好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把贴出革命大字报的革命同志，恶毒地攻击为“赫秃的做法”。

八月二十二日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成立，它的主要负责人发表了欺骗群众的以林枫为主攻方向的宣言。可是，在行动上则仍旧继续推行他们的错误观点和作法。

他们把革命左派的革命串联，诬称为“开黑会，搞阴谋”。在他们主持的大会上，支持别人“揭发”、“控诉”砸掉忠实于林枫的黑支部的革命群众。

他们积极收集、整理整革命左派的材料。散布对革命左派的怀疑和不信任，对革命左派攻击、游行示威、施加压力，企图迫使革命左派向他们屈服。还鼓动不明真相的校外群众来拉人斗争。

他们反对主攻以林枫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呸！放你娘的狗屁！”、“分什么主攻方向，划什么具体斗争目标，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广大革命群众正在声讨林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时，他们宣传“林枫是不是黑帮，还要看一看，只能说林枫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这些错误的作法，跟它的主要负责人有关。如：刘海藩不但不认识错误，将功折过，反而坚持错误，走得比以前更远；王季山同志的言行违背这个宣言，违背这个队广大群众的革命意愿；毛泽东共产主义红卫兵领导人，在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影响下，产生了

一系列的错误言行。当时很多同志给他们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善意的劝告，但他们不听逆耳之言，一意孤行，最后遭致广大革命群众的不满，特别是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的广大队员的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它成立的那天就有人退出这个组织，以及迅速解体的原因所在。

紅战团实际负责人，閉着眼睛，抹煞事实，吹捧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主要领导人的“功績”，把它的解体归咎于李广文同志，这种手法不但不正派，还十分不高明。沒有事实，只能是謊言；嫁祸于人，必将自食其果。

* * *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群众的路线。紅战团实际负责人，要把李广文同志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不得不挖空心思去歪曲事实，制造罪名，什么“王季山同志挨了斗”，“刘海藩被打成反革命”，压制打击“毛泽东共产主义紅卫兵”，“瓦解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等等。但虚假的不能是真实，错误的不能是正确，紅战团实际负责人搬起石头，一定要砸烂自己的脚。

九、駁紅战团的所謂《宣传提綱》(下)

(一)駁所謂李广文同志压制群众、包庇白映秋

白映秋，哲学教研室党支部付书记，犯有严重错误。在林枫被揪出来前后的几天中，他一度死劲地向革命队伍中挤。那时，他的问题哲学教研室还没有揭发。在揭发林枫的大会上，他假装积极，曾几次站起来阻止林枫死党李葵元上台为林枫辩护。

八月十六日晚上，林枫一伙紧张地策划反革命反扑。当时，有十几个同志主动到李广文同志家去串联，大家議论了当天大会情况，并提出明天的大会决不能让林枫一伙所控制。白映秋也在場。大家商定后分头去做工作，并叫五个人(包括白映秋)注意明天大会动态，及时采取对策。他们除当夜研究康生同志的电话指示外，以后就没有单独活动了。这就是反对李广文同志的人提出的所謂李广文“与右派白映秋勾结”，“重用右派”，一起組織了领导运动的“五人小组”的事实真相。

至于，八月十七日，李广文同志“让他带队到中央要求罢林枫的官”的事，完全是歪曲。这一工作从头到尾，都是由八月十日貼出

反对林枫的大字报的蒋宝华同志负责的。

八月二十日，哲学教研室革命群众砸了忠实执行林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哲学室党支部，罢了白映秋等人的官。砸支部前后，李广文同志从未加以过问，根本扯不上有什么来自李广文同志的阻力。

九月十六日，哲学室革命群众要批判斗争白映秋。十五日深夜，哲学室派代表到李广文同志家里去征求意见。李广文同志热情地支持他们这一革命行动，并谈了自己的意见。李广文同志说：“这次运动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狠整。”他还说：你们“征求（我的）意见，还是相信群众吧！要彻底批判他，斗争他，彻底揭发可以搞。”“教研室彻底搞（白映秋），我是同意的，什么时间也是同意的。”“你们现在搞他，我完全同意。”同时，他根据党校的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政策，讲究斗争策略。

问题十分清楚，只要不带政治偏见，李广文同志在对待白映秋问题的处理上，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是无可非议的。“红战团”实际负责人，想在白映秋问题上捞到点什么油水，只能是枉费心机。

（二）、駁所謂李广文同志“包庇”賈震

賈震是常务付校长，林枫的头号帮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跟林枫一起压制群众，镇压革命，犯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賈震和林枫之间多少有点矛盾，特别在康生同志两次严厉批评之后，林、賈之间的矛盾，賈在表面上有所表现和流露。李广文同志在林枫的白色恐怖下，利用林、賈的矛盾，打击主要的敌人林枫，这种做法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正确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说：“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红战团实际负责人以此作为一条重要证据，论证李广文同志执行了“北京饭店会议”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谓“依靠黑帮、团结黑帮、利用黑帮斗黑帮”，“争取第二号人物起义”。这是恶毒的诬蔑。

李广文同志对賈震是有清楚认识的。在林枫揪出来之前，就严肃地当着賈震的面指出，“你跟林枫跟的紧，你是林枫的帮凶，你要

做检讨，要揭发林枫。”指出賈震必须起来彻底揭发林枫的罪行，否则必将自絕于人民。更重要的是，李广文同志跟林枫斗争，不只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更主要的是积极跟工人、干部进行串联，大力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发动群众揭发林枫的罪行。

林枫被揪出来后，賈震尽量扩大自己跟林枫的矛盾，李广文同志马上识破了賈震的阴谋，就在八月十五日的大会上，李广文同志当众指出“賈震是林枫的头号帮凶”。多次提醒同志们对賈震要警惕：“賈震的问题不小，是林枫的帮凶，有好多事是他自己干的。”“他的态度不老实，我们要警惕，不要上他的当。”八月二十日，賈震政治投机的面目彻底暴露，很快为李广文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踢开。李广文同志在跟工人同志的串联会上，不止一次地指出“賈震跑不了，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时，李广文同志始终紧紧依靠革命左派武葆华、智純等同志，团结广大革命群众，把斗争锋芒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这个主要敌人。

现在，曾为林枫歌功颂德最起劲的个别人，无视李广文同志跟工人、干部积极串联，依靠左派、团结群众和对賈震的斗争，反而来指责李广文同志，不发动“他们”这些“最有远见”、“最革命”的群众，而去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并诬蔑为“利用黑帮斗黑帮”，包庇右派，作为李广文同志的一条罪名。这是和紅战团一些领导人，在他们的政治偏见驱使下，不惜歪曲事实说：“李广文和賈震穿一条裤子”，“不依靠革命左派，只依靠黑帮”，唱的是一个调子，无非想制造口实，打击李广文同志。

紅战团一些领导人还制造李广文“只想利用，不想斗争”賈震的谎言，也是完全不堪一击的。在斗林枫的大会上，就把賈震揪上来，进行了有力的斗争。斗争林枫的大会后，李广文同志就积极主张继续开大会斗争賈震。当时，有同志还担心没有准备行不行，李广文同志说：“要相信群众嘛！”

紅战团实际负责人，在賈震、白映秋问题上生拉硬扯地把李广文同志参加“北京飯店會議”连在一起，然后，根据自己“高级与奇怪”的逻辑：“北京飯店會議”是个黑会，李广文参加了这个会，李广文一定贩卖了会议的黑货。而这一结论正好作为把李广文同志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包庇右派，不相信群众的证据。

但是他们的结论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七宝楼台。首先，李广文同志参加了这个會議，而且在会上作了斗争，并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了意见。第二，李广文同志返校后，在中央的领导下，在康生同志支持下，同林枫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八月十五日勇敢地貼出了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的大字报，从而揭开了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第三，盖子揭开后，始終依靠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以林枫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紅战团实际负责人，想从“北京飯店會議”这个问题上找到足以掩盖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护身符”，轉移斗争目标，那是痴心妄想。

十、紅战团实际负责人必将彻底孤立

从上面的材料，每一个革命同志都会看出紅战团实际负责人貫彻执行的路线，正是我们所要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是直接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所长期貫彻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連结的。

我们坚信：紅战团广大团员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是要革命的，是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一定要失败的。一时被他们蒙蔽和欺骗的群众，一定会觉悟起来，同他们划清界线，反对他们。”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